

张大千改良夹江纸 留给今人一项国家级“非遗”

安徽宣纸来源断绝 张大千赴夹江寻纸

张大千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通，山水、人物、花鸟都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20世纪20年代，他与其兄张善子创立“大风堂画派”，俗称“大千画派”，被称为中国画坛的“蜀中二雄”。20世纪30年代，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心畬）齐名，被称为中国画苑的“南张北溥”，张大千被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1949年后，张大千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敦煌学，作为一门“显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序陈垣《敦煌劫余录》中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依陈寅恪的观点，张大千当属“预流”。早在1939年，张大千便将艺术的目光锁定了敦煌。他筹措经费，备办纸张、颜料，准备到敦煌，攀登绘画艺术新峰。殊不知，偌大一座成都城，竟买不到绘画用的宣纸。当时，侵华日军已经占领安徽泾县，宣纸来源断绝。张大千着急地找到“诗婢家”装裱店的老板郑伯英帮忙想办法。郑伯英告诉他，安徽宣纸眼前是弄不到了，只有四川夹江的粉连四



张大千（1899年—1983年），四川内江人，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他曾亲赴四川夹江，与当地造纸人一道改进技术，成品“大千纸”从此名声大噪。2006年，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纸。先生何不一试？

夹江造纸始于唐，继于宋，兴于明，盛于清，有1000多年历史，素以质量佳、技术精、品种多、宜书宜画、历史悠久而载誉巴蜀。明代《蜀中名胜志》记载：“嘉定尖山下皆纸房，薄如蝉翼而质坚可久。”清康乾时期，夹江纸中的“方细土连”“长帘文卷”更成为“贡纸”和“文闱卷纸”，每年上贡十万余张，用于皇室家族和科举考试。然而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受西方造纸、印刷等新技术冲击，夹江造纸渐渐落后于时代，工艺不得改进，规模不得提升，诸多造纸者纷纷破产。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对纸张需求激增，夹江造纸方才有了再次勃兴的契机。1939年

冬，张大千来到夹江寻找画纸。

石子清，夹江手工造纸大户，声誉很高，其作坊位于夹江县马村乡石堰村。张大千到来时，石子清已去世，作坊由其子石国良主持。用惯了安徽宣纸的张大千，试用了几张石国良的“作坊纸”，皱起了眉头：纸韧性较差，抗水性不强，洁白度也不够。于是，大千先生在作坊住下来。蹲窖池、看沤竹、捶竹料、上篁锅、辨帘纹、捣石臼、上纸榨、刷纸、切边角……张大千找到了原因：当时的夹江连四纸全部用纯竹料制作，所以有上述缺点。张大千遂同石国良商量，改革原材料搭配，在竹料中加入寸把长的棉、麻纤维，以增强纸的拉力，在纸浆中配入一定比例的白矾、松香等，以

增强纸的抗水性和洁白度。经反复试制、试写、试画，新一代夹江国画纸问世了。

用夹江纸临摹敦煌壁画 “大千纸”由此闻名全国

张大千根据绘画的需要，亲自为夹江国画纸定下了大小规格（四尺乘二尺、五尺乘二尺五寸）；亲自设计了宽纹纸竹帘，并巧妙地制成暗纹，印在纸上；在纸的两端做云纹花边。经过改进，画纸拉力增强，可承重笔，洁白细腻，湿润性好，书画皆宜。当然，制作这种纸张要比一般纸费时费工。“只求有纸用，何惜出重金。”张大千以五六倍于普通纸的价格，第一次就向石国良定购了20000张。

1940年春，张大千再次来到夹江，验收石家作坊所制之纸。不久，他带着夹江生产的书画纸去到甘肃敦煌，率领他的画友、学生、子侄，对敦煌的古代壁画进行了大规模临摹。经两年半的辛苦劳作，共临摹南北朝、唐、五代绘画作品276件。这批艺术品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轰动一时。大千先生用他的神笔，用夹江纸艺术地再现了敦煌画作，徐悲鸿、柳亚子、于右任、叶圣陶等对此推崇备至。

“大千纸”也由此闻名全国，并与安徽宣纸并驾齐驱。张大千曾将夹江手工纸与安徽“玉版宣”纸相媲美，赞为“国之二宝”。2006年，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华西都市报》



南朝梁代御道遗址平面示意图

受访者供图

南京发现六朝梁代御道、国门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3年度江苏地域文明探源重要进展汇报会上获悉，考古人员近期发现了位于南京西街遗址的南朝梁代建康城的御道和南大门，为研究南京六朝古都文明提供了新实证。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2017年起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西街遗址连续开展发掘工作，共计完成12000平方米面积的发掘。该地块分布有多达9个时期的地层，堆积自商周直至近现代，完全印证了南京城市历史沿革。重要发现主要包括商周长干古城和六朝长干里。

据史料记载，六朝长干里是建康城的南门户，交通便利，市肆繁荣，长干寺、瓦官寺等著名寺庙也位于此。梁代通御道于长干里，新建国门，打造了国都气派的南大门。

西街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大海介绍，在此发掘出南朝梁代

御道和国门遗址，目前，已探明的御道长度210米，路面宽26米，两侧开挖有路沟。国门门址宽约33米，进深约17米，门墩两边有砖铺排水设施，门道残存铺砖。两侧城墙为砖包夯土，厚11.5米。国门及城墙外还引南涧水开挖了护城河。

史料记载，朱雀桥、朱雀门是建康城正南方的地标，也是当时人们进出建康城的主要通道。陈大海透露，此次发现的御道，其北端连接的就是朱雀桥、朱雀门，向南最终延伸至牛首山。

据了解，此处六朝遗迹十分丰富，发现越城垒、御道和国门、水井、窑、灰坑、墓葬等500余处，出土遗物包括瓷器、砖瓦构件等万余件。其中，青瓷数量最大，是除六朝窑址外，出土数量最大、器型最全、品质最高的一次考古发现。部分瓷器为六朝都城或佛寺定制产品，为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据新华社 蒋芳 邱冰清）